

天下纵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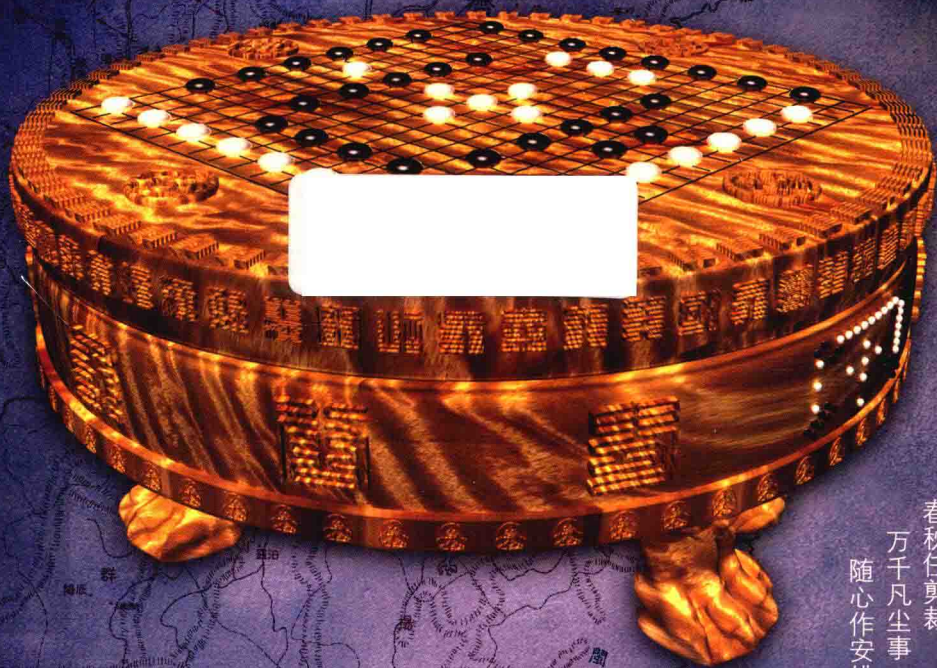
# 鬼谷子的局

讲述纵横家、阴阳家、命相家、兵家、道家的祖师爷鬼谷子布局天下的辉煌传奇！  
再现百家诸子各展所学、激荡列国、纵横天下、探求乱世治理方案的精彩进程！



长篇历史小说

寒川子 著



独立寒川上  
春秋任剪裁  
万千凡尘事  
随心作安排

长江文艺出版社  
长江文艺出版社


天下纵横


# 鬼谷子的局

2

长篇历史小说

寒川子 著

 长江出版传媒

 长江文艺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鬼谷子的局：全十卷 / 寒川子著. — 武汉：长江文艺出版社，  
2018.7  
ISBN 978-7-5702-0475-5

I. ①鬼… II. ①寒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06284号

## 鬼谷子的局：全十卷

寒川子 著

选题产品策划生产机构 |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总策划 | 金丽红 黎波 安波舜

项目策划 | 寒川图书

版权所有 | 寒川图书

项目统筹 | 赵晨阳

责任编辑 | 张维

装帧设计 | MM末末美书

媒体运营 | 刘峥

助理编辑 | 赵晨阳

内文制作 | 张景莹

责任印制 | 张志杰 王会利

法律顾问 | 张艳萍

版权代理 | 何红

书名题写 | 张兼维

特约编辑 | 公孙无知

封面插图 | 李茂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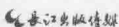
总发行 |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电话 | 010-58678881

传真 | 010-58677346

地址 |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6号时间国际大厦A座1905室

邮编 | 100028

出版 |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 | 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湖北出版文化城B座9-11楼

邮编 | 430070

印刷 | 天津盛辉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| 680毫米 × 990毫米 1/16

印张 | 194

版次 | 2018年7月第1版

印次 |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

字数 | 2890千字

印数 | 8500

定价 | 498.00元

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 010-58678881)

(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选题产品策划生产机构联系调换)

## 目 录

### CONTENTS

- 
- |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 011 章 | 魏武卒苦守三城 随巢子求方鬼谷 | / 001 |
| 第 012 章 | 陈上卿巧签和约 公孙鞅代魏选将 | / 031 |
| 第 013 章 | 中奸计魏王犯昏 抢天元秦魏争聘 | / 063 |
| 第 014 章 | 遭逼亲周室狼跋 为道器神龙出山 | / 095 |
| 第 015 章 | 平阳城祸不单行 卫成公祭瘟事天 | / 131 |
| 第 016 章 | 偷学艺苏秦背剑 争上风张仪赌师 | / 163 |
| 第 017 章 | 张仪豪宴戏苏秦 姬雪被逼嫁燕翁 | / 195 |
| 第 018 章 | 救百姓孙机赴死 设圈套秦军诈败 | / 227 |
| 第 019 章 | 魏印兵败葫芦谷 犀首夜惊公孙鞅 | / 261 |
| 第 020 章 | 陈轸饰非混黑白 姬雨易装卜未来 | / 291 |

## 第 011 章 | 魏武卒苦守三城 随巢子求方鬼谷

乌云滚滚，雷声隆隆，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自天而降，倾注在安邑城内。

似乎所有光线都被黑乎乎的云层阻挡住了，整个王宫一片阴黑，魏惠王的御书房里犹如夜半。

毗人拿着两份战报匆匆走进，见天色昏暗，吩咐掌灯。

两名宫人正在掌灯，一道白光划过，也几乎是同时，一声炸雷响起，就如打在房顶上。一名宫人遭此惊骇，跌倒在地，一盏落地铜灯被他带倒，刚好砸在另一宫人身上。随着“哎哟”一声惨叫，那宫人两手抱脚，身子蜷作一团。毗人急忙赶过去，见他脚面鲜血迸流。毗人紧急招呼其他宫人将他抬走，请太医诊治。

一番惊乱之后，御书房里恢复沉静。

天空出现亮色，暴雨变小。

自始至终，魏惠王一动不动，只是两眼木呆地盯住门外，看着雨下如注。

毗人走过来，给他个苦笑：“唉，这些人净会添乱！”

魏惠王扭过头，注意到了他手里的东西：“是战报吗？”

“是战报！”毗人双手呈上，“共是两份，一份是上将军的，另一份是龙将军的。”

魏惠王摆手，闭目：“念！”

“上将军战报。”毗人朗声宣读，“齐人虽未出战，但日见骄横，龙将军畏敌不前，置儿臣催促于不顾，屯兵不动。儿臣请求父王诏命龙贾立即出战，击溃齐人！上将军子印叩请。”

“唉，”魏惠王皱了眉头，“印儿仍旧沉不住气，真得好好历练一下！龙将军怎么说？”

“龙将军战报，”毗人拿起另一卷，“臣遵王旨屯兵于楚丘，循地势与上将军互为犄角。齐、韩、赵三军皆无异动，卫境平稳。臣得探报，齐、赵、韩均不见增兵，亦无增兵迹象，臣由是观之，卫境暂无大事。另，臣得河西急报，秦人已借援我之名渡过洛水，屯兵我境。这是引狼入室，万万不可。王上，秦人不可信，睦邻是假，谋我河西才是真章。臣观齐、韩、赵三军皆无战心，不过是佯兵，有上将军足以抗衡。臣是以奏请王上速命秦人撤回本土，一日不可迟误，臣另奏请王上，臣请引河西三军即刻回归，以绝秦妄念。臣龙贾急奏，叩请我王当机立断，免生祸乱。”

惠王眉头拧紧，半晌，睁眼，看向毗人。

“王上，”毗人面现忧色，“龙将军急奏，该如何回旨他？”

“请上卿来一趟。”

毗人略作迟疑：“喏。”

“王上，”陈轸赶到王宫，看过两份战报，拱手禀道，“龙贾必是受公孙衍蛊惑，文过饰非，其言不可轻信！”

“万一秦人行诈计呢？”惠王似乎余惊未消，“不瞞爱卿，方才一雷就炸在寡人头顶，许是上天示警呢！”

“那声雷也炸在臣的头顶，相信也炸在所有安邑人的头顶。”陈轸略顿一下，解释道，“不过，臣之解不同。臣以为，秦人不可能行诈！秦人若是行诈，又何必嫁女？秦人若图河西，为何又将边卒撤往西境？秦魏签过睦邻盟约，秦公若是反悔，史家又将如何写他？龙将军不知王上大局，为私谊偏听公孙衍，实在不该！”

“嗯，你说得在理！”惠王点头，“上将军奏请出战齐人，爱卿意下如何？”

“臣以为，上将军所请恰到好处。有秦军六万在后支撑，另有龙将军助力，山东局势一战可定。只要齐军溃败，赵、韩也将不战而退。”

“是呀，山东局势不定，寡人心里这块石头就落不下来。毗人，给印儿和龙将军拟旨！”

毗人刚要动身，外面一阵脚步声急，当值内臣带着河西报急军尉跌跌撞撞地直闯进来。

“这……”惠王看到一身甲衣的军尉，大吃一惊，“何事急切？”

军尉“扑通”跪地，长哭不止。

惠王越发震惊，呵斥道：“快讲呀，发生何事了？”

军尉泣不成声：“临晋关张猛将军……火……火急战报……秦人突袭，长……长城失陷……”双手颤抖着奉呈战报。

惠王、陈轸目瞪口呆。

毗人急走过去，从军尉手中取过战报，吩咐道：“军尉，好好歇息去吧！”

“喏！”军尉拱手，转身退出。

毗人打开战报，双手呈给惠王。

惠王这才醒过神来，两手抖着去接战报。许是抖得厉害，战报掉落。

毗人拾起，展开，念道：“临晋关守将张猛火急奏报，五万秦军于今日鸡鸣时分突袭长城，四处攻略。守军皆无防范，长城失守，失陷城邑不知其数……”

陈轸面如土色。

魏惠王两眼一阵发黑，身子晃几下，眼见歪倒，被毗人扶住。

四周死一般沉寂。

毗人搀扶魏惠王坐下，轻声道：“王上，救援河西要紧哪！”

魏惠王伸手，颤声：“传……传……传旨龙将军，火……火速救援河……河西……”

“臣领旨！”毗人匆匆拟旨，取符，使人急传旨龙贾。

陈轸“扑通”一声跪倒，声音几近沙哑：“王上，卫境，齐、韩、赵三国……”顿住，低头。

惠王狠狠剜他一眼：“谁拉的屎，谁去擦屁股！”

陈轸脸色煞白，颤声：“臣……叩请议和！”

惠王几乎是咆哮：“不议和，这仗还能打吗？”站起来，脚步踉跄地



奔出院门。

“苍天哪！”魏惠王站在门前的台阶上，张开双臂，向着天空，“来人哪！快来人哪！”

陈轸吓坏了，光脚跑出来，带着哭腔：“王上，臣在，臣在啊！”

“快，”惠王嗓子沙哑，“召朱司徒！鸣战钟！”

战钟响遍整个王宫。

战钟声里，魏室朝臣急如星火地从各个方向驰至魏宫，齐集朝堂。

“魏成，”魏惠王看向大司马，“安邑现有多少守卒？”

“回禀我王，”大司马魏成拱手应道，“安邑共有守卒一万六千三百，一万在城内，余在城外。”

“点兵一万，火速驰援临晋关！”

“这……”大司马怔了下，“城内守卒还要守护王城，现在农忙，部分兵士回家了，仓促间恐难点齐。”

“什么王城不王城的？”魏惠王朝他吼道，“点兵一万，立即出征，驰援临晋关！”

“臣遵旨！”大司马匆匆出去。

魏惠王转对朱威：“朱司徒！”

朱威拱手：“臣在。”

“诏告臣民，秦人背信弃义，犯我河西，凡在册之徒，尽皆应役！”

“臣遵旨！”

秦人这一棒把陈轸彻底打蒙了，浑浑噩噩地回到府中，“咚”一声躺在榻上，大脑一片模糊，甚至连自己是怎么出的宫城，怎么进的府门等等诸事也都记不得了。

戚光担心主人出什么事情，悄悄地守在门口。

陈轸躺了小半个时辰，心里略略静些，感觉门口有人，问道：“是戚光吗？”

“小人在！”戚光应声进来。

“府库还有多少金子？”

“不足百镒了！”



“收拾行囊，把这点儿家底全都带上，分装三只箱子，随本公走趟帝丘！”

“是送给上将军吗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那……”戚光怔了，“敢问主公，派何用场？”

“擦屎屁股去！”

“屎屁股？”戚光越发怔了，“谁的屎屁股？”

“啰唆个屁呀！”陈轸钱他道，“王上的！”

戚光倒吸一口气：“啊？”

河西诸地，在魏人一阵发蒙之后，真正的激战开始了。

秦人利用突袭全歼吕甲部，占据河西大部分城邑。尚未战死的魏人被逼进阴晋、临晋关、少梁三座孤城。

烽烟扬起后，河西魏人才算体会到了公孙衍的良苦用心，无人不同仇敌忾，唯他马首是瞻。

拿下三座孤城是公孙鞅在战争第一阶段的基本战略目标。若不能在龙贾返回之前顺利拿下三地，封死函谷道，与魏形成地缘对峙，结果就将是一场机会均等的恶战。这是公孙鞅、秦孝公都不想看到的，因而在击溃吕甲、拿下临晋城后，公孙鞅火速将大军分作三路，车希贤引左军进攻阴晋，公孙鞅率中军攻打临晋关，司马错领右军直击少梁。

然而，正是在这三座孤城，秦军真正领教了大魏武卒的厉害。

阴晋城外，秦人如蚂蚁般四面围攻。阴晋城上，滚木礮石齐下，箭矢如雨。秦兵死伤一片，连攻数轮，见伤亡太大，车希贤鸣金收兵。

临晋关战事更酣。高大牢固的关墙上面，箭矢如飞蝗般落下。守关老将仲良全身披甲，手持重盾挡在头上，在城墙上来回巡视。不时有箭矢落在盾上，打在身上，发出“啪啪”响声，落在地上。

众武卒各持盾牌蹲地防箭，其中一个没有蹲好，盾牌也没遮实，一小半屁股撅在外面。仲良走过去，照他屁股就是一脚，半是责骂半是嘲弄：“缩进去呀，屁股不要了！”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那人屁股未及缩回，一箭飞来，恰好扎在屁股上，

又刚好扎进甲缝里，只听“哎哟”一声惨叫，那武卒捂住屁股号起来。

众武卒无不哄笑。

立时有军医跑过来，将他抬下救治。

没走几步，一魏卒奔至仲良跟前，指向垛口：“将军，秦人开始爬了！”

仲良走过去，透过垛口，见果然有一行行的秦卒在向上攀爬。仲良转过身，对躲在垛后的弓弩手吩咐：“盯住他们的屁股，放近再射，射中本将赏肉吃，射不中赔本将的箭！”

众武卒再次哄笑起来。

一场惨烈的保卫战因仲良这位幽默的老将平添了许多乐趣，守城魏卒士气高涨。

秦军右军数万将少梁城三面围定，留下西门一道缺口。

南城主门紧闭，城门楼上不见一人，连旗号也不见一杆。

放眼望去，少梁所有城垛不见一人一枪，似乎是座空城。

司马错吸一口气，命令竖起高台，登高观察。

司马错的视线几乎与城垛持平，仍未看到一名魏卒。

司马错不无狐疑地走下高台。

“主将，”右军副将急切禀道，“别管他们，先攻城再说！”

“好吧，”司马错下定决心，“擂鼓！”

鼓声震天，万弩齐发。

秦兵将早已备好的稻草、浮木等扔进护城河中，无数道浮桥架起。

城上仍无一人，好似一切听凭秦卒。

鼓声愈急。

秦卒抬着攻城器械，踏过护城河，竖起数十道爬梯，沿城墙攀扶而上。

城上仍旧不见动静。

眼看就要攀上城头，城上却依旧不见动静，似乎根本无人镇守。

司马错浓眉紧锁，摆手：“停鼓，鸣金！”

秦人鸣金，鼓声陡止，秦卒又从梯子上撤下。

城上仍旧不见一人。

司马错再次登台，细审良久，一咬牙根，亲手拿起鼓槌，擂鼓再进。

秦兵呐喊着，攀梯而上。

就在秦人几乎要攀上城垛时，一盆滚油照梯浇下。可怜秦卒人人捂脸，惨叫连连，纷纷跌下梯子。

紧接着，带火的箭矢射下，扶梯着火，浑身是火的秦兵疼得满地打滚，纷纷扎进护城河里，惨状不忍目睹。

与此同时，城门楼上，一面大旗缓缓升起，旗上现出“公孙”二字。

司马错急令鸣金。

少梁城的第一场激战，魏兵几乎没有任何伤亡，秦兵却在城下留下了数百具尸体。

夜幕降临，临晋关下，激战一天的双方将士都疲乏了。关下秦卒或抬或背，忙不迭地搬运秦尸。关上魏卒或站或坐，懒洋洋地看着关下。

就在此时，关后不远处的河谷里，一群秦卒趁着夜色摸到浮桥上游约十来里处，将无数竹筏一个接一个地推到水中，筏上堆满油、干柴等爆燃物。

秦卒朝竹筏上射出火箭。

竹筏着火，在河水的冲击下形成一个个火球，冲向下游的浮桥。

看守浮桥的兵士惊恐尖叫，但没有谁有能力阻止这些急流直下、燃烧得越来越猛的庞大火筏。

浮桥燃烧起来。

河水对岸，火把点点，一条长龙正在移向渡桥。

是疾驰而来的安邑援军！

就在援军赶到桥边时，浮桥轰然断裂，滚没入河水里。一万援军被隔在河水对岸，只能眼睁睁地“隔岸观火”了。

关上魏卒心情沉重，无一人出声。

老将仲良面色刚毅，长枪紧握，牙齿“咯咯”作响。

临晋城原吕甲的军将府被临时改设为秦军的主将府。

府门外，秦卒林立，戒备森严。

府中正厅，秦孝公端坐主位，公孙鞅、车希贤、景监、嬴驷、嬴虔等一应重臣尽皆赶至，依序坐定。

“君上，”车希贤拱手禀道，“截至目前，开局良好，我方共斩敌一万余，尽得魏人长城并西河郡一十六邑，临晋守将吕甲战败自杀，残众溃散，魏人余众龟缩于少梁、阴晋、临晋关三座孤城，我方正全力围攻！”

虽是旗开得胜，但三地未克，气氛仍旧沉重。秦孝公没有理会车希贤，目光直射公孙鞅。

“君上，”公孙鞅拱手禀道：“河西之战，关键就在这三片孤地。臣已于昨夜将临晋关浮桥焚毁，刚好阻断了安邑援兵。没有安邑援兵，临晋关就是一片孤地，我军早晚图之皆可。眼下的关键是阴晋和少梁。少梁不下，河西不宁。阴晋不下，函谷难封，龙贾大军就可沿函谷道长驱驰援！”

众人皆现焦躁。

秦孝公将目光移向景监：“龙贾兵马何时可抵阴晋？”

景监拱手应道：“估计龙贾今日可获知河西之事，明晨起程驰援，最快也需五日！”

秦孝公看向车希贤：“五日之内，必须攻下阴晋，封死函谷道，堵住龙贾！”

“臣领旨！”车希贤拱手。

秦孝公看向公孙鞅：“少梁如何？”

“禀君上，”公孙鞅眉头紧皱，“少梁战报，守将公孙衍的布防滴水不漏，司马将军连攻四轮，折兵逾千，尚未寻到任何破绽！”

秦孝公神色严峻。

“少梁有公孙衍，阴晋有张猛，下面这仗不好打了！”

“谁说不好打了？”嬴虔瓮声应道，“实在不行，我来！”

见太傅冲公孙鞅发飙，众人也都不吱声了。

公孙鞅低头，一声不吱。

由于类似的情形已如家常便饭，秦孝公只是冲嬴虔重重咳嗽一声。

“公孙衍？”嬴驷似是发现什么，“扑哧”笑了，“呵呵呵，感觉这人与大良造是个对手呢，都姓公孙，都是相府门人，都为相国所器重，又都被魏罃拒用……乖乖，真是不敢想呢，看来二位公孙有得一拼。”目光逼向公孙鞅：“请问主将，此番对决，何人会胜出一筹呢？”

如此沉重气氛下，嬴驷竟然半开玩笑地揭了公孙鞅出身低贱的老底，

显然不合时宜。孝公白他一眼，再次咳嗽一声。

“回禀殿下，”公孙鞅不甘示弱，回视嬴驷，朗声道，“鞅与公孙衍何人胜出一筹，当由结局说话。不过，就鞅眼下所知，若是此人真的成为魏人主将，秦、魏将有一场血战，鹿死谁手还真没个定呢！”

秦孝公震惊：“果真如此，爱卿可有良策？”

“回禀君上，”公孙鞅转身对秦孝公，“当下急务，还不是对付公孙衍。若是不出臣所料，龙贾不会等到明晨，就这辰光怕是已经往回赶了。在龙贾返回之前，我们只有五天，不，四天，来结束河西。攻克少梁，我们可不必忧心公孙衍。攻克阴晋，我们可控制函谷道，将龙贾彻底堵死在函谷关外！”

众人尽皆点头。

秦孝公环视众臣：“诸位爱卿……”

众臣皆目视孝公。

“听旨！”

众臣齐声道：“臣听旨！”

秦孝公朗声道：“‘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。’河西此战，只有主将，没有君上！自今日起，秦国所有臣民，包括在场诸位，也包括寡人，都须听命于主将一人！”

见公孙鞅又被委以变法时的特权，众臣无不震撼，面面相觑。

“听见没？”孝公提高声音。

众臣这才回过神来，齐声应道：“臣领旨！”

公孙鞅起身跪下，叩首：“君上……”

孝公看向他：“主将听旨！”

“臣候旨！”

“大秦臣民，无论何人怠慢军令，你皆可先斩后奏，不可姑息！”

公孙鞅泣叩，语不成声：“君上……”

“除现有人马外，寡人另备大军十万，三日之内抵达洛水，随时候命。另备持械苍头十万，移防咸阳，以备不测之变！”

公孙鞅的声音铿锵有力：“粉身碎骨，不负君上！”

翌日，秦人不惜一切，拼死进攻，双方死伤惨重。

少梁城头，几十名秦卒爬上城垛，抢占一片阵地。正在攻城的秦卒纷纷移动云梯，朝此处爬来。

公孙衍远远望见，大手一挥，一手持盾，一手持枪，直冲过去。

因作战勇猛刚被公孙衍晋升旅帅的吴青见状，吼叫一声，引领逾百人紧跟于后。

短兵相接，没有鼓声，只有金戈撞击。秦卒寡不敌众，纷纷战死。吴青等枪挑石砸，硬将仍在攀梯的秦人打下城墙。

阴晋城下，几十秦兵抬起圆木，喊着号子撞击城门。城门之内，张猛亲自站在一辆守门兵车后面，几十魏卒两眼紧盯即将被撞开的城门。

在接二连三的“咚咚”声后，城门被撞开，成群的秦兵一拥而进。

城门洞外一箭之地，张猛剑尖一指，几十名魏卒“啊——”地发出大吼，推起兵车，径朝城门洞冲去。兵车前面布满兵刃，巨大的冲力及无处可躲的城门洞，使正往里面潮涌的秦兵尽皆惨死。尚未冲进的秦兵急急退却，城门洞再次被封死。

双方正在激战，数百辆战车沿着函谷道滚滚西进，为首一车上，昂然站着老将龙贾。

大队战车驶出仍由魏人控制的函谷口，不及排阵，直冲敌军后阵。

秦军后阵被冲乱，纷纷溃散。

看到援兵，阴晋城门大开，张猛一车当先冲向敌阵。前后夹击下，秦人溃散，车希贤鸣金收兵，整顿队伍，退往秦国边关。

龙贾也不追赶，引军分别杀往临晋关和少梁。

至此为止，这场决定魏、秦命运的河西之战以秦人成功突袭拉开序幕，又以公孙衍、张猛等魏将殊死守城、龙贾及时回援而扳回危局。

双方战成平手，各自稳住阵脚，调兵遣将，在几百里河西拉开了阵势。

随巢子、宋趺日出而行，日落而息，沿轹关陁连行旬日，出南阳，再沿河水一路北上，再有一日就已进入云梦山中。

在山中行有半日，随巢子看到一丛何首乌，停下，挖出几只，吩咐宋趺捡些干树枝，引火燃着，将何首乌放在火中烧烤。

宋跖从肩上取下一双没有打完的草鞋，边打边说：“巨子……弟子有感！”

随巢子给他一个笑：“为师晓得你憋了一路。说吧，何感？”

“河西烽火正炽，巨子竟然弃之不顾，跑到这深山老林里做什么？”

“拜访一个老人。”

“啊？”宋跖急了，“巨子，河西正在杀戮，多少百姓需要我们救济啊！”

“唉，宋跖哪，”随巢子重重叹出一口气，“你也都看到了，天下这般乱法，就算我等耗尽心力，也不过是杯水车薪啊！”

“巨子，”宋跖大为震惊，“弟子从未听您讲起过这样的话呀！”

“不是你没听过，是为师……不忍心讲出来啊。”随巢子翻腾几下何首乌，见已烤得差不多了，拿树叶包起来，递给宋跖一只，“走吧，别让这位老人跑了！”

“这位老人难道比万千百姓的生死还重要吗？”

“是哩。”

“能说说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吗？”

“是个老先生。”

“难道他……”宋跖瞄一眼随巢子已经花白的头发，“比巨子还要老吗？”

“是哩，很老很老了。”

“老先生……是巨子的朋友？”

“唉，”随巢子苦笑，“为师怎么配得上呢！”

“啊？”宋跖震惊，“天哪，天下难道还有巨子您不配为友的人？”

“为什么没有呢？”

“难道他不是人吗？”

“是，也不是。”

“这……”宋跖彻底蒙了，“是就是是，不是就是不是，巨子为何这么说他呢？”

“因为先生既是个人，也不是个人。”

“巨子是说……”宋跖吸一口长气，“先生是个仙人？”



“是不是个仙人，”随巢子指指前面一道山垭，“若是你的运气足够好，越过这道垭子，就可以见证了！”

宋趺好奇心顿起，一脸兴奋，脚步加快。

二人越过山垭，走进一道幽谷，但见群山环抱，草木繁茂，清泉流水，鸟语花香，果然是一处美妙所在。谷口立着一块巨石，巨石上苍劲有力地刻着“鬼谷”二字。

随巢子走到前面，细审那刻文。

宋趺指着“鬼谷”二字：“巨子，此处名叫鬼谷，难道它……闹鬼吗？”

随巢子似是没有听见，两眼只是盯住刻文，脸上现出难得的笑。

宋趺不解道：“巨子，您笑什么呢？”

“呵呵呵，”随巢子指着刻文，乐了，“是鬼谷先生的手迹，瞧这刻痕，当不超出五年！”

“巨子，这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呢？”

“这个表明，”随巢子抚摸刻文，兴奋地说，“我们这一趟没有白走，鬼谷先生应该就在谷里！”

“这……”宋趺挠头，“刻痕已有五年，巨子何以断定鬼谷先生仍在谷里？”

“鬼谷先生有个习惯，一旦回到此谷，五年之内是不会出谷的！”

“乖乖！”宋趺咂舌。

“走走走，”随巢子似乎是完全忘掉了山外的烦恼，急不可耐道，“我们这就进谷，为师已有多年没有见过先生了！”

“好咧！”宋趺应一声，向前走去。

“记住，”随巢子叮嘱，“先生最爱清静，不喜外人打扰。待会儿见到先生，你要少说话，若有茶水，伺候即可！”

“好咧！”

鬼谷草庐外面的草地上，一个十来岁的童子正在挑逗几只蝴蝶。

随巢子二人沿路走来，越走越近。童子瞥见，扔下蝴蝶，迎上来，上下打量二人。随巢子朝童子深揖一礼。

见巨子向童子行此大礼，宋趺甚是错愕，亦忙长揖。童子向二人还礼，

语气却不谦恭：“请问老丈，您二人来到此谷，是砍柴呢，还是采药？”

随巢子应道：“请问灵童，鬼谷先生可在舍中？”

见他出口即问先生，童子似吃了一惊，盯他看了一会儿，微微点头：“家师在！”

“烦请灵童禀报一声，就说有个叫随巢的前来拜谒！”

童子退后一步，将随巢子由上到下又是一番打量，摇头道：“回老丈的话，别的尚可商量，这个不行！”

随巢子皱眉，问道：“哦，为何不行？”

童子目光从随巢子身上转向宋趺，落在二人磨破底的草鞋上，似是自语，又似是说给二人：“瞧这模样，二位当是山外来的？”

“那又怎样？”

童子语气不屑：“山外皆是凡俗之人，家师可不是什么人都能随便见的！”

“哈哈哈哈！”随巢子乐了，捋须长笑。

童子有些惊讶：“咦，老丈，您笑什么？”

随巢子蹲下来，两眼平视童子，做惊讶状：“请问灵童，尊师都愿见些什么人呢？”

童子声音很大，不无自豪道：“不瞒老丈，家师的访客嘛……”微微闭目，陶醉于一种想象状态：“应该是从大山深处，不不不，应该是从天空飘下来，‘唰’地落在这谷里，全身上下纤尘不染，走起路来飘若浮云，脚都不沾地面！”

“呵呵呵，灵童所说之人，当是列御寇了！”

童子似是没有听见随巢子的话，依旧沉醉在腾云驾雾的感觉里。

见他没有反应，随巢子道：“灵童？”

童子恍然醒来，冲二人上下又是一番打量，夸张地连连摇头，给出一个富有乐感的长叹：“唉，似二位这样，褐衣草鞋，一身尘土，走起路来两脚踩在地上，怎么看也像个打柴的，莫说是家师不愿见二位，即使见了，也必是无话可说呀！”

宋趺看出他存心刁难，急了：“喂，你这孩子，你怎么知道尊师与我们巨子无话可说呢？”